

豬舍頂上採絲瓜

郭明福

小時候，我常挨祖母的罵。這也難怪，童年的我，平日忙的是釣魚、捉鳥，跟玩伴去灌蟋蟀，烤番薯，這些對「家庭經濟」無益的事；不像姊姊乖巧又勤快，不論是做各種家事，或是去野外割草回家餵牛，不必大人交代，就做得妥妥貼貼。因而，祖母常用「養豬不肥卻胖到狗身上去了」這句話，來慨嘆姊姊生錯性別，及對我表示失望。

儘管常被祖母罵得狗血噴頭，甚至被父親用竹鞭抽屁股，我還是改不了貪玩的習性——除非是祖母叫我幫她採絲瓜，那我可做得心甘情願，並且感到興味盎然。

祖母種的絲瓜不是攀在棚架上，而是根部在地面，但藤葉向上竄升搭在豬舍的簷角，然後抽發蔓延了整個屋頂，活像給豬舍戴了一頂青色的帽子。每次祖母想採絲瓜，不待她開口，我只要看她扛著竹梯往豬舍的方向走就知道了。梯子架好，祖母手扶著，我踩著上了豬舍頂。

豬舍頂層是用甘蔗葉蓋的，在上面爬行，要像貓一樣輕手輕腳兼小心翼翼，力道使得重了，會將屋頂給踩穿。而瓜藤瓜葉縱橫交錯地匍匐在屋頂，要先用手撥出縫隙才能落腳，等腳著力不會順著坡度往下溜，才可雙手撥撥探探，找那躲在藤葉間，已長成的絲瓜。

然而，也不是找到絲瓜就可順手摘下，我往往先將連在蒂上的瓜舉起來，讓祖母「鑑定」，她認為可以的才摘；太小的要留著讓它繼續長；過了適當採收期，才被發現的，也要留在原地，準備曬乾後當菜瓜布；被蟲叮過的瓜身，捏起來硬硬的也不必理會，因為那已不能吃；而有的瓜在底部有個月牙形的裂口，我問祖母那是何故，祖母說那是「月娘」割的，同時警告我，晚上不要用手指月亮，不然會被割耳朵……。

祖母過世快二十年了，每當吃到絲瓜時我就會想起她，並深深懷念往日幫她採絲瓜的時光，而且也後悔自己在童年時不多幫她做事，因為從我念初中後，我就忙於課業和交新朋友，難得和她親近了。